毛詩要義

毛詩要義卷第十三

一風與俗小異亦謂之政有

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所爲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

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爲善邶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爲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强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

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若乃
箕子之處朝鮮大伯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
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强
改之耳

二 谷風生長之風雨資爲潤喻朋友

箋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
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爲喻者谷風生長之風
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擧風爲文故云風而
有雨則潤澤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

[illegible]衆風[illegible]相扶[illegible]上喻[illegible]友相[illegible]而成

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爲潤澤

〔三〕風上降曰頹上升曰焱喻朋友相成

傳頹風至而成正義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焱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焱焱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焱然則頹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

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

四 盛夏猶有死葉萎枝朋友安能無無小怨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崔嵬山巔也維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

五 缾罄罍恥刺不使富分貧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缾小而罍大罄盡也箋云
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王不使富
分貧衆恤寡正義曰釋器云小罍謂之坎孫炎
曰酒罇也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罍
大如缾也言缾盡矣對罍盈言爲罍恥者是爲
主罍者之恥即酌者也以罍大似富衆缾小似
貧寡然罍缾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罍而少
酌缾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亦當貧
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

蓼莪

孝子不得終養注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⑥父母生我至于腹我欲報罔極

父兮至罔極毛以為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已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又懷任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之情以告於天鄭以腹為懷抱為異毛云腹厚也

⑦民莫不穀已獨偏苦怨者之常辭

正義曰自傷者皆以己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己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言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言己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八 經及傳箋怨賦董序兼言困役

大東刺乱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乱也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

九 言小東 大東非 譚獨見 困傷

十 大東小 明旨大

案此經及傳箋皆怨賦歛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敘則兼言困役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衆官廢職由此巳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告病者雖七章皆是君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己怨而王政大[illegible]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

夫作或

國或不

國

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

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人之優逸是

有彼此之辞故須辨之明爲譚而作故也若泛

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乱彼牧

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

[illegible]飧匕砥矢言施于厚而法制均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

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実棘赤心也箋云

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饔餼以其

爵等爲其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傚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

二十

簋盛盛孰食匕長三尺吉棘凶桑

傳饛滿至赤心正義曰簋以盛飱饛爲其狀故知饛滿簋貌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

於簋故知孰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捄為匕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人之祭祀享食必躰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注云亦言匕所以載牲躰牲體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言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當用棘

三十

杼柚空故葛屨屨屨䫉公子獨行

小東至怨疚正義曰譚大夫既思古無及乃言今幽王政偏重嚴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前所賦斂者唯出杼柚今既輸送杼柚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焉由此財盡衣屨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之故謂其可以履冬冬日之寒霜也佻佻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子也因送轉餫又見使行於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雖則困之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

竭送餫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曾無
反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
〔十四〕行彼周行謂發幣既來謂無反幣
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為送
轉餫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
謂適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
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
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
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餫不因行聘也聘礼

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齊霸主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礼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故此其所以怨之也

十六　穫刈之薪浸則腐與哀憚人困病不堪

毛以爲有洌然寒氣之氿泉無得浸漬我所穫
之樵薪也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歛
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措其樵薪不從使氿泉
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溼腐不中用故也以興今譚大夫
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
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歛之極歛之則困病不堪
其事也又言穫薪蓄是穫刈之薪者尚以爲可存
載於意當鍾而掌之以爲家用故不欲氿泉之
所浸也況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

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鄭唯穫為木名尚為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餘同

七十 舟人之子傳舟楫之人箋作周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也箋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絜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

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舟
人之子熊羆是裘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
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
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
在其氏冗氏之職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私
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衰羣小
得志

十八 鞙鞙佩璲不以其長德不稱佩

鞙鞙佩璲不以其長鞙鞙玉貌璲瑞也箋云佩

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與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皐皐鞙鞙刺素餐也箋云云鞙鞙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

十九 星者元氣之英漢者水之精

楊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

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爲義

【十二】牛女箕斗諸星雜取以成文理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辞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言置辞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

【一二】七襄襄訓駕謂七更其肆毛訓反

箋襄駕至七襄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

者周禮有市廛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
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爲次在地爲
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
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六
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終日
是晝也晝夜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織不成章牛不服箱長庚無實光畢不用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
女有織名尒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

成文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箋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捄畢貌畢所以掩兎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疏】爾雅河鼓牽牛一星李巡孫炎二之

服謂牝服即較兩較內爲箱以容物

河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也或名爲河鼓亦名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河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牽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呼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

物之處爲箱

五二　啓明是太白長庚或異名或別星

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

日既入之後有明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

星爲長庚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

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

高三舍今日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

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

別星未能審也

九二　掩兎載鼎實是名畢亦象星

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為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兎也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兎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為之以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

箋義爲長

〔七〕箕言舌斗言柄以簸與挹言

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簸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斟其酒漿所以不可以簸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西柄之揭與載翕其舌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簸之須舌猶挹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

【二八】二十八宿唯箕斗井壁以方名

案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爲名名既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爲南箕爲此也

【二九】王肅以爲四月至六月爲行役過時孫毓難之

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
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
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
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
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
何爲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案此經序
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
縱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
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

雅美之不以為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擴者修之末為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

徂暑謂火中暑往箋以徂為始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者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也

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于今乃極

酷也自即位以漸漸酷至今乃酷甚也王惡如

此故大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

當知患難何曾施忍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

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祖爲始六月始暑喻

王乃始酷

三 爰其適歸歸於亂左傳歸於怙亂

乱離瘼矣爰其適歸離瘼病適之也箋云

爰曰也今政乱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

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爲亂謂之於萊
亡之亂流湎戚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
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亂者也
三 廢爲殘賊廢訓忕定本訓大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廢忕也箋云尤過也言在
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伏
於惡正義曰說文云忕習也怙爲惡行是慣習
之義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
三 江漢紀理衆川謂吳楚君長小國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喻吴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疑時無吴楚吴實未必有楚已叛周

幽王時吴楚微弱未爲明王所以能長理傍國爲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叛矣亦既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

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云撻彼殷
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史伯
謂桓公曰姜嬴荆芈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荆
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强矣於時未必
有吳以吳亦夷之强者與楚相配言耳

三五 鵜鳶貪殘而居高鱣鮪大魚而處潛

傳鵜鶘至處淵正義曰說文云鵜鶘也從鳥夷
聲字異於鵜也鶘之大者又名鵜孟康漢書音
義曰鵜大鶘也說文又云鳶鷙鳥也鵜鳶皆殺

害小鳥故去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
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外
非鶉鳶也何得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者非
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乱孫毓云貪殘之人而
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
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乱而不振皆述
毛説也

六三 自言君子作歌告哀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箋云告哀言勞病而愬之

北山 三八

滸濱涯浦皆水畔之名

正義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

七三 率土之濱言九州外皆水

傳溥大也濱涯正義曰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滸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也廣雅云浦涯然則滸濱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國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有瀛

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

孟子曰此莫非王事而我獨賢勞也

三九 傳以賢訓勞箋以我賢乎獨使我

傳賢勞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已勞於事故以賢爲勞箋以賢者自道故易傳言王事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己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已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

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
事獨賢猶下云加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
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
十四 傳鞅掌失容箋鞅猶何掌猶捧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失容也箋云鞅
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
也正義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
事煩鞅掌然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
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為事煩之

無將大車

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
則須鞅持之

【一四】鄭以大夫悔與小人並下云悔進小人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周大夫悔將小人
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
自悔與小人並正義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
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孔子
以聖人之德尚改觀於宰我子文以諸侯之良
猶未知於子玉況大夫非聖能無悔乎

小明

大車恐不可比小人

二四 傳大車小人之所將箋大車喻小人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云六將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爲也君子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正義曰箋以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駕牛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爲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此小人也

三四 日月方除傳二月箋四月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除除
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於艽野以四
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
得歸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
除陳生新二月也四月爲除釋天文今尒雅除
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
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尒雅當
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若毛以方
燠爲一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

可去煥且尓雅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

【四】【四】靖共爾位傳當有明君謀共汝爵位

大夫既自悔仕乱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選同已悔故嗟嘆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不要以仕官爲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爲治也此明君能得如是爲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

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此

傳解正直取彼文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二上

毛詩要義卷

一 鼓鐘刺幽王鄭未見毛

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二 傳言幽王大會諸侯鼓淫樂箋先王之樂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

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
尤大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
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
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
鼓之於淮上所謂過樂也桑間濮上亡國之
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孫毓云
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
善同音四懸克諧以雅以南既言其正且廣所
及以籥舞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

四 鼛即 皐鼓古

閒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如疏此言是不信毛爲會諸侯也

三 傳箋淫正雖異雅南籥同爲正樂

傳鼛大鼓三洲淮上地正義曰鼛即皐也古今字異耳韓人云皐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鼓鐘至不僭毛以爲幽王既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道言善人君子若鼓擊其鐘則其聲

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為王者之雅樂以為四方之南樂又以為羽舞之籥樂如是音聲和合節奏得所為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為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乎鄭以為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上失其典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鐘欽欽然又鼓其瑟與琴

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
下之磬鐘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爲雅樂
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翟舞
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爲美王今
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

五 作樂鐘爲先四縣樂笙磬爲先

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
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萬物生之位故
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

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與磬則鐘鎛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卽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始與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

六 雅萬舞南四夷舞爲籥文樂舞

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

昰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均中國也即爲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言南而得摠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

株離東
岳所獻
非西夷
樂舞

楚茨

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脊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

【八】此詩言先成民後事神皆有次唯三章傳異此篇思古明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庾王者得

九　三章非　繹發文　玄解嘗　着直則　朝事之　節

爲酒食獻之宗廟揔言祭祀之事其首章委備也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淨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嘏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章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嘏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

三章傳曰繹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爲三章則別陳繹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是共論一祭首尾接連不得輒有繹祭厠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膟膋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繹祭事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爲繹祭安得以燔爲膟膋也三章傳又曰豆謂肉羞庶羞案有司徹陳羞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

而用之實乃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亦當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繹祭之末禮乎又繹祭主於事尸而行神禮簡二章言神保報福與一章正同豈禮簡之謂

十 倉言盈庾言億互文露積未入倉曰庾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旣盈我庾維億露積曰庾萬萬曰億故云黍與與稷翼翼蕃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

方一尺
長二丈
七寸今
曰億兆
實

傳露積曰庾正義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
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
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
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
積聚之九章筭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
庾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
露積穀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
章筭術占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
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

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
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直以庾至於
億倉至於蒲為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
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廩亦倉
之類而得萬億及秭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
一廩

二十 禮以籍田供粢盛詩以稅物

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為
酒食文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為酒食矣案祭

義若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藉田黍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未必祭祀所用皆所親為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明文也

【十三】烝嘗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

下章云以往烝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妥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摠於祭因在其前則為灌及朝踐矣妥

朝踐 尸外 至薦熟 延主乃 迎尸入 舉奠之

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
拜以安之是妥也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
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祝延
之入廟奧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
侯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
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
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即郊特牲曰
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
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

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爲尸尸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

十五 絜牛羊謂助祭之臣各有職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其肉箋云有容言威儀敬慎

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煑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曰毛以爲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儀濟濟然踖踖然甚敬慎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爲冬烝秋嘗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其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煑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用者鄭唯或肆或

將及昷皇爲異旣或亨而煑之以載而出或有
肆其骨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爲事之
次
〔注〕肆謂陳於互將謂齊其肉
將齊釋言文郭璞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
祭祀共其牛牲之互注云互若今屠家懸肉架
則肆謂旣殺乃陳之於互上也齊其肉者王肅
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旣陳於互就互上
而齊之也

廿 剝亨肆將各有所司

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孰謂體解而爓之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爓之是煑孰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爲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群臣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

六 癸雞有 互不待 暨乃 齊肉

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饔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則煮鑊之者是亨人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群臣助祭各有所掌故稱奔走在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雖

有互不施於旣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
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饗以次第
也旣解剝則當亨煑之於鑊旣煑孰當陳其骨
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者不待旣亨孰
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

十九 祝祭于祊與繹祭于祊門内外異

傳祊門内正義曰釋宮云閍謂之門李巡曰閍
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門也彼
直言門知門内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

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孰
時也祭以孰爲正又曰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
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
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
稱祊之於東方爲失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
故禮器曰爲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祭
於堂爲正是亦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
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

十二 祊祭謂門内平生待賓之處求神

於此而祝祭于祊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
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内之㫄待賓客之處也毋
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此祊廟門之名
其内得待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
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内則天子之禮焉
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内也繹祭之祊在廟
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内之西天子
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夫享祭之門内爲
待賓客之處耳

一二 適妻稱君婦爲豆謂內羞庶羞

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莫莫言清靜

而敬至也豆謂內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

箋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

也庶侈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

物肥腯美也

二六 燔取膟膋以是薦俎非從獻

燔取膟膋王肅云取膟膋燔燎報陽也案毛義

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

裁之取膟膋注云膟膋血與腸間脂也郊特牲
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
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也如此則當朝
事之時取牲膟膋燎於炉炭是燔膟膋也既以
燔爲膟膋故以炙爲炙肉焉傳以炙爲炙肉則
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
■鄭謂燔炙從獻之物助祭者就爨爲之
鄭以上或肆爲陳其骨體於俎則此非尸賓當
俎故爲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獻之物故爲燔

肉炙肝也言從獻者謂旣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爲之於爨故就爨文言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膟膋燎之於炉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

【四二】正祭先薦且後獻繹祭先獻後薦

正祭則先薦且然後獻繹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韭菹醓醢主人乃獻[illegible]案

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韭菹是以鄭注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繹日也

二五 豆謂內羞庶羞以大夫賓尸推之

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爲兼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

截醓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
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
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
十品明內羞亦多矣

【六二】籩豆之薦有后內宗世婦此惟言君婦
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
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
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爲賓爲客者以后夫
人摠主之故也

七

鄭約特牲少牢釋錫云云爲天子受嘏
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稷疾
勑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永長極中
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
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
釋嘏辭以勑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
是億言多無數傳稷疾也勑固正義曰王肅
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
或然箋齊減取至勑之正義曰齊與資古今字

異資訓取故齎爲㦸取兆訓齎爲㦸取也以上
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
有似故説爲嘏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
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
八二 此祝以神意告主人下章以主人意告尸
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
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
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徂賚孝孫以物予主
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神

即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

二九

特牲少牢祝致尸意告利成而此云告尸

箋鐘鼓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既畢而擊鐘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徃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是自此適彼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

玄祖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
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祖位即
玄致告故玄於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
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于西階上告利成此
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
若然特牲告利成即玄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
祝告利成即玄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
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此言致孝子之意
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

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畢矣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恐有節文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亦禮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尸載起即彼尸謖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此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彼士禮告主人利

尸起之
歆皆準
大夫士
禮爲差

成尸即謖大夫則祝入乃尸謖明天子則祝入
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准彼爲差故知毅送
言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
養禮畢

三二
[illegible]以送
[illegible]而此

一三 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尸與神爲節
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
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
也此詩所陳言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是尸
與神爲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注

鼓[illegible]　其[illegible]　不可知

皆依釋言云誠起也又解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鐘送尸者以哀其饗否不可知自身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

箋云同姓臣慶君神嗜飲食君得壽考

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具肯皮數

【四三】燕祭不同樂今具入者奏其器同

信南山

樂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鐘
樂之又爾之殽羞既行之長幼皆徧故同姓之
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於是
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
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
乃嗜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燕祭不得同
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節同
【五三】傳以甸爲治不爲丘甸異於鄭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甸治

也昀昀墾辟貌曾孫成王也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爲治不爲丘甸之甸異於鄭也

箋成王而去曾孫自大王已有王迹

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爲之號文武爲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爲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時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爲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盡周雖

文王受命而大王已有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玄孫者玄孫對高祖爲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爲遠辭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爲成王鄭以礼非一人所行唯彼不從之耳

七三 甸訓治音乘以其賦出長轂一乘

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即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甸之爲字既訓爲治音又爲乘以治其地使成平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爲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甸爲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

甸廣狹約周礼孟子出賦據司馬法

同其訓曰乘田是攷云郊特牲云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出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以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城之中戍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

三 數里 出十十

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爲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

孔子少
畢十里
看有五
肖人.

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
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爲
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
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
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
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
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
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爲

孫云丘　甸周法　鄭云禹　所為

丘甸孫毓云禹卑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為禹不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皋陶謨濬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

一四

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舉一年生成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爲宿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欲舉一年之生成以爲首是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以

同年

【二四】曾孫之穡為酒食穡謂斂稅

箋斂稅至萬民正義曰上言禾稼或是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

【二四】酒食以畀尸賓箋云齋戒時

經言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子之而箋以為齋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如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則矣

宅在都邑出而就田則有廬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剝瓜為菹也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illegible]於天子

豐 箋謂農 入瓜稅 其祭祀 請有 與瓜

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為菹欲以供祭祀貢
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
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
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供其果
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
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
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
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辭上
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為菹以祭欲見天子

孝孫親而下民變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
對前曾孫之稱爲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
正法所當稅也

四六 以騂牡從清酒謂牽牲納享時

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牡言從
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
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
牲也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
於淵泉是以鬱鬯降神也又言其手相考謂納

亨時春官大宗伯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亨于祖考是納亨時若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

毛詩要義卷第十三下